



编辑:周逸平
组版:宁慧

记忆中的锹

◆朱爱军

锹是一种极普通的劳动工具,在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十分发达的今天,它似乎少了用武之地,然而它曾经书写过人生的苦难与辉煌。

记忆中的锹有小锹、大锹、暗墒锹、铲墒锹、蒲锹、洋锹等。

先说小锹吧!小锹的铁制部分长四五寸,锹口宽一点,锹颈最窄,锹颈上部是一个用于装木柄的短管。小锹主要是用来铲草、挖萝卜青菜的。还记得那些年到生产队挖萝卜的情景,大地冰冻如铁,我们顶着寒风用小锹挖萝卜,一手挖一手捡,手冻得生疼,只能放在嘴边哈热气继续挖。连续几天下来手上都生满了冻疮,又痒又疼,至今我手上还有冻疮留下的痕迹。小锹还是旱地除草的利器。在山芋垅里,黄豆地里,蔬菜地里,小锹可以“纵横驰骋”。小锹的另一种功能就是

铲烧火用的草、挖麦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农村柴草紧张,烧火用的稻秆麦秆既要喂牛又要分给社员当烧草,但总不够填柴草灶。我们生产队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:在田头看风车的周老伯心灵手巧,他趁闲空打了一捆草鞋。这捆草鞋选用金黄的稻草,再加上一些碎布条,打得非常精致漂亮。一群劳力在他住的草棚里发现了这捆草鞋后赞叹不已,有人提议“贺一下!”怎么贺呢?买三斤肉,打一壶酒。周老伯是个厚道人,只好依了。可肉还没烧烂,锅门口的柴草就没了,怎么办?只好把那些草鞋扔到锅堂。为了解决烧草问题,小锹可帮了不少忙。踏着天亮前的露水,披着晚霞时的余光,人们带着小锹来到田埂上、荒草地铲元巴草,晒干了再用草绳结成的网袋一袋一袋地背回家当烧草。除此之外,也有用小锹到

田间挖麦茬、稻根桩儿拿回家烧火的。小锹儿在当年确实为解决农民的烧草问题立下汗马功劳。

大锹是挖土深翻、开渠挖墒的工具。它长一尺多,宽五至六寸,配有三到四尺的木柄和五寸左右的蹬脚,是人们战天斗地的有力工具。当然,一把合手的大锹也能省工省力。记得那时候挖墒要先用绳子拉线,从田的一头拉到另一头,然后用大锹开挖,整整一个上午只能挖出一条“一直二深三面光”的墒来。当然,这活儿是有技术含量的,没有一定的功夫,挖出来的墒只能像游蛇,弯弯扭扭。我们的队长不愧是老手,他挖出来的墒总是那么笔直,那么平坦,每次大队开现场会,都把他挖的墒作为标杆,当然这也少不了他那把锃亮锋利的大锹的功劳。

大锹把墒挖出来之后还不能算大功告成,需要用铲墒

锹做善后工作。铲墒锹跟大锹差不多长短,只不过稍窄一些,略成弧形,便于铲墒时清理墒底的碎土。阴天下雨时,铲墒锹也用来清理墒口和渠道的淤泥积水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暗墒锹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不知是哪位农业专家奇思大发,说是暗墒不占麦田面积,渗水性好,于是大面积推广。所谓暗墒就是在原有墒口的基础上,用暗墒锹向下挖一层,然后用土把墒口盖上。暗墒锹特别窄,宽度只有两寸左右。

因为墒口下面的土层板结,用它挖墒实在费力,一天挖下来手上会磨出好几个大泡。后来这种暗墒被淘汰了。

洋锹有方头的,也有圆头的,主要用于水利工地。“一根扁担一箩筐,一把洋锹一单杠,一顶帐篷一战场”。当年农业学大寨,除了大量民工肩扛大锹、洋锹奔赴高邮、邵北挑河外,家乡也掀起了开沟挖河、兴修水利、改造山河的高潮。青年突击队、铁姑娘战斗队是当年水利建设的主力军,常常有无名英雄深夜不声不响地到工地挖土挑泥,那沸腾的场面至今令人难忘。

至于蒲锹,它主要在丧葬过程中使用。

记忆中的锹是一部苦难的传记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老花放电影

◆陈双贵

“放电影啦!”孩子们蹦蹦跳跳。放电影是我们儿时最兴奋的时候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物质生活匮乏,文化生活同样如此,每年只能看三四次电影,轮到村里放电影,我们怎能不高兴呢?

载着放映队的船都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停靠在学校附近的码头,这一天我们整个下午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放学,根本就没有心事听老师讲课。好不容易听到放学的铃声,同学们一个个飞奔回家,扛起大凳往学校操场溜去。

这时放映员老花开始从船舱里往岸上拿毛篙、大锹、绳子、电影机等,我们这些小屁孩都抢着去搭手。

老花,年长的年幼的都这样称呼他,晓得他的大名的人微乎其微。老花人高马大,国字脸,浓眉大眼,说起话来文绉绉的,脸上总是带着笑意,很慈祥,孩子们都喜欢他。

老花来到操场,娴熟地拿起铁锹在地上挖出两个洞,竖起两根上端扎着小滑轮的毛篙,穿好镶着紫红色牙边的白色银幕,往下一拉,固定起来。他随后又安装喇叭和放映机,接上电源。做完这一切,老花就到大队安排的代伙的人家吃晚饭。

吃罢晚饭,天渐渐暗下

来,很像镰刀的月亮挂在天空,星星眨着眼睛,像似准备跟我们抢着看电影。

老花调试投影机投射的矩形光束时,好多调皮鬼就站到凳子上伸出手,探出脑袋,让自己的怪模怪样显现在银幕上,直到银幕上出现“新闻简报”四个字才会消停。

孩子们最爱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小兵张嘎》这样的战斗片。《闪闪的红星》最受欢迎,个个看得全神贯注。小小年龄的潘冬子智斗恶霸胡汉三,剧情扣人心弦,李双江唱的插曲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,我们不但会唱,而且百听不厌。

正当人们看得津津有味时,银幕上出现了“全剧终”三个大红字,霎时电影场上一片哗然。外庄的看客连忙溜之大吉,本庄的人也纷纷

扛起大凳陆续离去。我们总是依依不舍,奔前跑后地帮老花往船拿东西,和蔼可亲的老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。

有一次看过小兵张嘎之后,我和两个发小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陈爷的烟囱里冒烟,有个发小到草堆上抽了把草,让另一个发小给他打高肩,学着小兵张嘎上屋塞烟囱。草把才接近烟囱,不远处就有人大声喊道:“你们做什么?!”听到吆喝声,几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之夭夭了。第二天我们三个人都被罚站了,老师说:“你们要学小兵张嘎的聪明智慧,而不是用草把塞烟囱。你们考虑到塞烟囱后果吗?茅草屋着火的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老师的教导使我们恍然大悟。

后来家家都有了电视机,人们对电影不再那么渴求了,老花放电影也在2005年“全剧终”了。



书法

宋质文

谁家新燕啄春泥
几处早莺争暖树

寻历史风痕,听文化足音

——读曹学林先生的《寻踪与倾听》一得

◆周逸平

寻历史风痕,听文化足音。《寻踪与倾听》既是一场独辟蹊径的文化苦旅之回眸,也是一份由来已久的浓情挚爱之沉淀。

曹学林先生在后记中轻描淡写地写道,这二十万字的文稿是他伏案一年,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。其实作者动笔之前耗费了多少心血是同行不难想象的,那远远不是一度春秋和二十万字所能概括的:他要在乡间的泥泞小道上举足,他要一次次敲打知情者紧闭的大门,他要侧耳辨听耄耋老人的絮语,他要借着透过窗栅的阳光匆忙走笔,他要四处寻找并查阅大量的资料,他要反复梳理和解读纷冗繁杂的信息。

《三里泽迷云》就是最好的例证。我的老家是三里泽的紧邻,距离扑朔迷离的“刁庄”也就七八百米,作为此地的原住民,我不但对石棺、金盃、银铤、铜镜和玉蝉未有耳闻,甚至连“刁大王”和“建陵城”也知之甚少,而曹学林先生则是娓娓动听地讲述了村庄的沿革、石棺的由来、石鼓的下落、井砖的卯榫、史籍的记载……其“寻踪”之辛劳、“倾听”之详实由此可见一斑。

寻历史风痕,听文化足音。曹学林先生和他的《寻踪与倾听》之于姜堰、泰州乃至整个文化苑囿,都是功德无量的。

贺老伴八十华诞

◆薛宜之

寿比南山福满堂,精彩人生如画廊。
辅佐夫君育桃李,造就儿女成栋梁。
服务社区洒汗水,关爱病残常解囊。
桑榆未晚存远志,余晖犹堪亮四方。